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四百九十七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四

禮器第十之一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為禮器者以其
記禮使人成器之義也此於別錄屬制度

通論張子曰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
成也 又曰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也運則
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方氏慤曰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運而無名器運而有迹則禮運言道之運禮器言器之用而已道散而為器故繼禮運而後有禮器焉 陳氏澣曰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 芮氏城曰器易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之器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曰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

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

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措七路反

又作厝箭節見反筠于貧反貫古亂反柯古何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為用也人情以為田脩禮以耕之是大備自耕至於食之弗肥釋猶去也回邪僻也質猶性也措置也箭篠也端本也竹箭松柏四物於天下最得氣之本或柔刃於外或和澤於內用此不變易也人之得禮亦

猶然也外諧內無怨人協服也懷歸也 孔氏穎達

曰此一節論禮能使人成器則於外物無不備既得成器又能備足是盛德也釋曰以下用禮為器以耕人情之事筠是竹外青皮人之備德由於有禮如竹箭四時葱翠由外有筠也人經夷險不變其德如松柏陵寒鬱茂由其內心貞和也貫經也外諧內無怨者言君子內外俱美故能與一切物相諧與人無怨也鬼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物既懷仁故神亦饗德

也 張子曰禮器言禮大體完備若成器然措則正者言不動思慮放下無事時亦不失於正謂未行者皆正也施則行是利用也必大備乃利用釋曰增美質此閑邪而存其誠也 方氏慤曰人稟五行之秀氣則其質未始不美也然或不美者蔽於回邪以損之爾故釋曰然後可以增美質也然禮之於人豈能予之以其所無哉亦因其所有以增之耳 陳氏澣曰以禮為治身之器故能大備其成人之行

案器者各適其用之意言先王制禮於身則飲食言
語服飾威儀於人則父子君臣夫婦兄弟賓客於事
則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於地則闡閭鄉黨宗廟朝廷
其厚薄崇卑內外大小莫不各適其用成器如是則
大備矣此聖人盡性以盡人性盡物性之盛德也美
質謂忠信天之生人有善無惡故質無不美者惟物
欲之回邪日蒙其上而性之質以漓禮也者所以釋
去其回邪而又使之無過不及以增其美質故措之

身則身正如松柏之有心禮即其心也施之事則事
行如竹箭之有筠禮又其筠也禮之備美如此故君
子有禮外則國可治內則家可齊明而物懷其仁幽
而神饗其德學禮如是則聖人之盛德亦庶幾之矣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
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必外內具也 孔氏穎達曰忠
者內盡於心信者外不欺於物內盡於心故與物無

怨外不欺物故與物相諧禮雖用忠信為本而又須義理為飾得理合宜是其文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下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忠信所以為禮之本孔子去麻冕以從眾則適於義從拜下以違眾則歸於理此義理所以為禮之文也

案此一節總提其綱忠信本也松柏之心也所謂美質也義理之文竹箭之筠也以增美質而釋回不待

言矣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鬼神所祀事有德也

孔疏鬼神是有德之人死

乃祀為鬼神禮合人心故得順鬼神

天時地利人官物曲言皆有異天

不生謂非其時物也

孔疏若寒瓜夏橘及李梅冬實之屬

地不養謂非

此地所生

孔疏若山之魚鼈澤之鹿豕

不順其鄉之所有謂之不

知禮也

孔氏穎達曰忠信為本易見而義理為文

難覩故此以下廣說義理為文之事合天時即依於

四時及豐儉隨時也財物也所設用物為禮各是其

土地之物也鬼神助天地為化祀之必順不濫逆也

合天會地順於鬼神又與人心符合其禮乃行天之

四時各有所生若春薦韭卯夏薦麥魚是也地之分

理各有所宜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人官有能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及庖人治庖祝治尊俎是也物曲有利若麴蘖利為酒醴絲竹利為琴瑟言皆有異也 方氏慤曰以陽生於子故祀天於冬之日至以陰生於午故祀地於夏之日至以飲養陽氣故饗禘於春以食養陰氣故食嘗於秋此禮所合於天時者也黍稷之馨足以為簠簋之實水土之品足以為籩豆之薦貨無常以示遠物之致幣無方以別

土地之宜此禮所設於地財者也天高故燔柴於壇地深故瘞埋於坎魂歸於天故炳蕭以求陽魄歸於地故裸鬯以求陰此禮所順於鬼神者也以人莫不有男女之別故制為冠昏之禮莫不有君臣之分故制為朝覲之禮莫不有追遠之心故制為喪祭之禮莫不有合歡之情故制為燕饗之禮此則合於人心者也火田不於昆蟲未蟄之時罽羅必在鳩化為鷹之後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此

則理萬物者也 徐氏師曾曰以天所不生地所不
養之物而行禮則逆天時反地財君子不以為禮而
鬼神亦不饗之矣如魚鼈水物也而居山者用之鹿
豕山物也而居澤者用之此則地所不養而用之者
非所謂設於地財矣故君子謂之不知禮鬼神豈肯
饗之乎言地財則天與人物可知

案此承上義理之文言禮必用物而所用之物必因
天所生地所養乃合於人心順於鬼神而萬物各得

其理也此曷故哉蓋天時之有生地理之有宜與人
官之有能物曲之有利俱有一定而不能相通者故
必因天所生地所養之物乃合人心而君子以為知
禮亦順鬼神而鬼神饗之也不然用非其物則君子
直謂之不知禮矣

通論劉氏彝曰禮以致其敬為本不求物之難得也
故順天時之所生宜地理之所養從風土之所能隨
物曲之所利汙尊匏爵出桴土鼓苟竭其誠上帝可

饗也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
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
上之制禮也節矣

狹音洽上下之上時掌反殺色戒
反徐所例反匡音恒又丘往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多少大倫
謂貢賦之常差薄厚用年之豐凶也殺謂穀不熟匡
猶恐也節言用之有節也 孔氏穎達曰經法也倫
猶例也制禮先書其國內所生物多少定數以為大

法又宜隨地廣狹為貢賦之差又須隨時省歛衆之不恐並由君上制禮有節故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則王制所謂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者是也禮之大倫以地廣狹則王制所謂用地小大是也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則王制所謂視年之豐耗是也方氏慤曰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正謂是也應氏鏞

曰定國猶立國也總千七百國之所出而受其九貢
九賦之所入此其一定之數所以為天下之大計而
禮之大經亦定矣天秩五禮其常而不變者皆經也
至於大國貢重列國貢輕損用二簋萃用大牲其廣
狹隨地所出厚薄隨天所生則有不定者焉所謂倫
也年有上有下此在天之天也年雖大殺而衆不匡
懼此在我之天也上謹於制節則所約者一已所裕
者一國矣

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

稱尺證反後皆

同革紀力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聖人制禮所先後也時言受命改制度也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

孔疏並爾雅釋言釋詁文

言文

王改作者非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

此為孝也倫之言順也體天地人之別體也

孔疏神是天之別體

社稷山川是地之別體鬼是人之別體兼云天者社稷山川雖形屬地精靈上通於天也

義之言

宜人道之宜也足猶得也稱稱牲體之大小而為俎

官指助祭者而言百喻衆也

孔疏大夫士無田則薦以羔豚無田則無助祭

者故曰喻衆

孔氏穎達曰因上制禮得節故以下諸事

皆由禮洽天時也揖讓干戈於禮中最大故云時為大雖合天時又須順序既時且順又須小大各有體

別雖有體別又須行之各當其宜稱猶足也行禮須

各自稱足也下又釋上文堯舜授人湯武救民皆時

使之然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文王改作豐邑

亦時使之然也今詩本革作棘猶作欲聿作邁 葉

氏適曰聖人於天下之所未嘗有者獨以身先或授

受或誅伐皆能措斯人於安治所謂時也天未明地

未察宗廟未嚴父子未親君臣未從待禮而定所謂

倫也其於社稷山川鬼神也有所則象而報事焉專

為門雷廣為蜡臘無不在矣所謂體也喪祭用焉賓客交焉所謂義也寡不必不足多不必有餘諸侯大夫各守其分所謂稱也方氏慤曰天之運之謂時人之倫之謂順形之辨之謂體事之義之謂宜物之平之謂稱

案時變動而不居非後天奉天者不能及故時為大順體宜稱則循理守法者可能故遞次之堯舜禪讓湯武征誅皆以奉天而引聿追來孝之詩者王者為

天之子所謂事天如事親也郊社禘嘗孝慈仁敬先後有自然之序故曰倫社稷山川諸鬼神尊卑有定故曰體喪凶祭吉各有其用大賓小客各有其交必當於義故曰宜羔豚舉其小大牢舉其大即祭之用牲以明各有所稱下又推廣言之以明禮之無往非稱也

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瑞信也諸侯執瑞孤卿以下執摯

闔者謂之臺

孔疏兩邊築闔為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闔者謂之臺爾雅釋宮文案臺門門

兩旁築土為臺其中闕然故謂之闕臺上懸象以觀示人巍然而高故謂之象魏又謂之兩觀

孔

氏穎達曰此還明上經稱次之事也諸侯有保土之重須占詳吉凶故得以龜為寶圭五等玉也諸侯受封於天子天子與之玉為瑞書云輯五瑞又云班瑞於羣后是也家鄉大夫也大夫卑輕不得寶龜故臧文仲居蔡為僭卿大夫不得執玉故不得藏圭諸侯

有保捍之重故為臺門而大夫輕故不得也言有稱者結上得不得各有所稱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

易曰十朋之龜

孔疏古者貨貝以貝為貨若今之用錢為貨也貝有五種案食貨志王莽

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一朋直二百十六文壯貝三寸六分以上朋直五十文幺貝二寸四分以上朋直三十文小貝一寸二分
以上直十文各以二枚為一朋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枚直三文是為貨貝五品又以龜為寶易損六五云或錫之十朋之龜鄭注引爾雅云一曰神龜四靈之一二曰靈龜天龜也三曰攝龜地與四方之龜也四曰寶龜所謂青黑緣者五曰文龜六曰筮

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食貨志云元龜尺二寸直比大貝十朋公龜九寸以上比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比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比小貝十朋案此則文龜諸侯得用之大夫即卜亦用筮龜以下耳

孔氏穎達曰此云家不寶龜案三正記

白虎通天子之龜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者彼

謂卜龜士亦有龜故士喪禮卜宅是也

案大夫不能無卜而藏龜

則僭故屈原卜居往就大卜鄭詹尹而所用之龜亦非寶龜也大夫如此士更可知龜亦可以為幣故旅幣無方龜為前列非寶龜外又有幣龜也

案申言義理有此五者而末於稱重言之見稱之尤

不可少以起下章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翼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翼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翼此以多為貴也

介音戒後皆同俗讀古賀反非重直龍反下同翼所甲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

食大夫

孔疏以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皆是食饗大禮明天子諸侯亦是

食也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醬東此

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

孔疏下大夫六豆設於堂上則天子公侯

之豆亦設於堂上可知

聘禮致饗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於

戶西則凡致饗餼堂上之豆數亦如此

孔疏此證上大夫八豆公

食大夫禮亦有八豆之文必引聘禮者以聘禮是致饗餼禮欲見食與饗餼堂上豆數同

周禮公

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

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

孔疏皆周禮掌客文其陳於堂上及東西夾此鄭以意量之也 陳氏祥道曰禮器之豆數用數也掌客

之豆數 諸侯七介七牢者周之侯伯也大夫五介五

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周禮上公九介九牢侯伯

七介七牢子男五介五牢 孔疏令言七 聘義所云上

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乃謂其使者也 孔疏大

卿大夫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侯伯七介七牢故卿大夫五介五牢亦舉中言之也其介數得各下其君

二等君牢則以爵等五等之卿同牢令言五牢 天子

者惟據侯伯之卿降君二等其餘牢禮則否 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

孔疏

古者槨累木於其四邊上下不周致茵於槨下所以藉棺從上下棺之後又置抗木於槨之上所以抗載於土案儀禮言器方陳時茵在後若用則先茵士以藉棺既下棺乃於上加抗木加席皆以覆棺也

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

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禮之一重者

孔疏證此

經葬重之義也下棺之後先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展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簣於上加抗木抗木之上上加抗席三此為一重茵者藉棺外下緇用淺色緇布為之每將一幅輒合縫為囊將茅莠及香草著其中如今有以此差之上公四絮緇也而縮二橫三每為一重也

重孔疏豆數及棺之重數上公與諸侯不同今諸侯既三明上公四重也

孔氏穎達

曰天子誠深孝篤故立廟以多世為稱諸侯大夫德轉薄故廟少為稱士一廟據下士為言若適士則二廟也天子豆二十有六者尊者宜備味也

皇氏曰天子庶羞百

二十品籩豆各六十此云二十六堂上數也堂下東西夾各十七

諸公上公也諸侯

侯伯子男也十六十二謂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數上下大夫或八或六皆謂主國食使臣堂上之豆數介副也牢大牢也諸侯朝天子天子以大牢禮賜之也介及牢不云天子者天子無介牢禮無等及為賓客

之事也諸侯之席三重者謂相朝時賓主皆然也尊者須溫厚故多重乃稱也葬五重者尊者宜堅固故多重也八筵者尊宜多鄣蔽以稱之也三重六筵者五等同也卑於王故鄣蔽少再重四筵者大夫又卑故從而少飾也此以多為貴者結上文也 陳氏祥道曰多少者禮之數大小高下者禮之度文素者禮之容是雖所設之不同皆緣情以制宜隨宜以為貴以求其稱而已其言以多為貴則先之以廟而繼之

豆介牢席者先神後人之序也由豆介牢席而繼之以葬者養生送死之序也 方氏慤曰諸侯牢介謂朝天子之禮卿大夫牢介謂諸侯使聘天子之禮止言諸侯之席三重則通五等可知言大夫再重則兼卿可知凡此尊者多而卑者少故曰以多為貴 許氏曰廟祧之設非特以誠深孝篤獨隆於天子也蓋以天下有王尊祖親禰之道當如是也堂上正羞非以備味多品獨宜於天子也不如是無以極九州之

美備四時之和也牢介異數席重異宜與葬月之或
七或五抗茵柳翬之數五與三八與六天子諸侯之
儀其間不能以寸聖人乃惓惓致意焉蓋以為明嫌
表微舍是無以自見也

通論陸氏佃曰天子朝踐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
羞豆二所謂二十有六者此與自公以下雖有加豆
羞豆不數方隆天子以多為貴故也亦其加豆羞豆
有降殺春秋傳曰楚子入饗於鄭加籩豆六品是也

又聘禮云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則籩豆非饗
蓋少諸公倍上大夫朝事八饋食八諸侯倍下大夫
朝事六饋食六上大夫八朝事之豆也下大夫六去
茆菹麋鷄公食大夫宰夫自東房薦豆六韭菹醢醢
昌本麋鷄菁菹鹿鷄是也以差次推之饋食之豆四
既夕禮脾析麇醢葵菹羸醢是也下士饋食之豆二
冠禮喪禮特牲饋食葵菹羸醢士籩有栗脯而已
餘論許氏曰死生終始之際聖人嚴焉况至尊至貴

而可忽於此乎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必誠必信而庸
有悔焉質之周制含襚幣玉小宰受之鄉遂紼引司
徒治之大喪殯葬必以大臣泣之者所以示天下之
嚴且重也矧夫未殯之始復之用衣裳也鄉之用鬯
也寒之用槃冰也枕之用角枕楔之用角柶也斂之
用圭璋琥璜璧琮也必七日而殯焉及其葬也水兕
之周於柩梓也菆龍之加於槨幬也窆之用窆器也
葬之用鸞車象路也必七月而葬焉蓋欲誠信乎此

也

辨正孔氏穎達曰禮有正羞庶羞故公食大夫禮設
韭菹醯醢六豆設於醬東是正羞也將食正羞庶羞
設於稻南酈臠臠牛炙之等十六豆謂之庶羞又掌
客云公豆四十又云食四十則豆盛正羞食謂庶羞
也是庶羞與正羞別此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皆
為正羞而天子二十六豆亦為正羞故熊氏以為正
羞醯醢百二十饗之等但不知堂夾若為陳列皇氏

以為庶羞其義非也儀禮之例一種席皆稱重故燕
禮注云重席重蒲筵是也若餘經雖異席亦稱重則
此經是也凡席有兩則稱二重有一則稱一重與棺
重別也陸氏佃曰天子之席五重書曰敷重篋席
敷重筍席則凡王席重設行葦傳曰設席重席也周
官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縹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席
皆重設是以謂之五重凡禮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筵
或謂之席席亦或謂之筵也又天子五重諸侯三重

筵皆單設席則重也大夫再重有筵則席亦單設無
加席則筵蓋重爾公食大夫禮曰蒲席常緇布純加
萑席尋玄帛純萑席蓋亦單設大射儀曰司宮兼卷
重席設於賓左此筵亦重設也是以謂之重席謂之
重席則無異席可知而鄭氏謂公食大夫孤為賓則
莞筵紛純加縹席為畫純是不知司几筵加縹席重
設主諸侯三重席言之公食大夫加萑席主大夫再
重言之萑席單設而已蓋如是而知諸侯之席三重

大夫再重也又曰凡娶天子戴璧諸侯戴圭蓋首戴玉非大夫以下事也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

犢音獨本亦作特朝直遙反下

同灌古亂反鬯丑亮反脯音甫醢音海繁步干反琥音虎璜音黃單音丹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子無介無客禮也

孔疏為賓用介天子以天

下為家既不為賓客故無介也

灌獻也一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食

力謂農工商也大路繁纓一就殷祭天之車也

孔疏殷猶

質以木為車乘以祭天謂之大路

周禮王之五路玉路繁纓十有二

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草路五就木路翦繁鵠纓圭

璋特朝聘以為瑞無幣帛也

孔疏聘禮曰聘君以圭夫人以璋典瑞云公執

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諸侯相見及朝天子亦無束帛是朝聘以為瑞無幣帛也

琥璜爵者

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

孔疏琥璜非爵名故知是

送爵案聘禮禮賓之幣束帛乘馬又致饗以酬幣又致食以侑幣則諸侯於聘賓惟用束帛乘馬皆不用玉今琥璜送爵故知是天

子酬諸侯諸侯自相酬也

大夫特士旅之謂君揖之

孔氏穎達曰祭天特牲者天神尊貴質故祭止一特牲也諸侯事天子如天子事天故天子巡狩諸侯奉膳亦止用牛而已諸侯相朝謂五等諸侯自相朝也天子祭天不用鬱鬯諸侯膳天子亦無鬱鬯而自相朝朝享禮畢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示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殺味也案司儀職云凡

諸公相為賓將幣畢云僎亦如之鄭云僎謂以鬱鬯禮賓也大夫聘禮以脯醢者大夫出使行聘禮畢主國禮之酌以酒而又有脯醢是須味稍多也天子一食者食滄也尊者以德為飽不在食味故每一滄輒告飽待勸之乃更滄諸侯再食而告飽大夫士德轉少告轉疏故少牢特牲皆三飯告飽也食力者代耕力作以得食以飽為度不須告勸故滄無數也繁馬腹帶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罽五色一帀曰就就成

也言五色帀則一成大路車既朴素故馬亦少飾止
一就也次路殷之第三路供卑用故就多也然郊特
牲云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云次路七
就鄭注郊特牲以此云七為誤圭璋玉中之貴也特
謂不用他物饒之表德特達不加物也琥璜是玉劣
於圭璋者也不特達附爵乃通鬼神單席神道異人
不假多重自溫故也諸侯視朝謂日出視諸臣之朝
也大夫則君人人揖之士則不問多少共一揖之也

凡此尊者少而卑者多故曰以少為貴也 陳氏祥
道曰大夫之德尊而士之德卑德尊者寡故特揖德
卑者衆故旅揖而已

通論陸氏佃曰天地之祭各兩牲有降之者有祀之
者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實牲體焉所以降之在
始祭之時也掃地而祭羞牲體焉所以祀之在正祭
之時也故牛人曰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享牛祀神
之牛求牛降神之牛也降神之牛於天則騂犢於地

則黝牲各從其類也祀神之牛於天用蒼地用黃各象其功也此經特牲蓋言享牛而已灌以為禮而已未有籩豆之薦故周官籩人掌四籩自朝事而下

餘論孔氏穎達曰天子無介其實餘事亦有介故鬯人共介鬯是天子臨鬼神使介執鬯也案大行人云上公三禮再裸而酢則諸侯朝天子天子灌用鬱鬯此特云諸侯相朝者據以少為貴諸侯於天子無鬱鬯諸侯相朝則設鬱鬯欲見卑者禮多故也案儀禮

特牲有九飯少牢十一飯鄭云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此云一飯再飯與彼不同此據食畢更加飯之數也大夫士之下惟有工商農故知食力是工商農也若對文言之則庶人食力故晉語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也周氏譖曰饗至於酬爵則禮成矣圭璋春夏迎氣之玉有生物之意琥璜秋冬迎氣之玉有成物之意有生物之意故不待禮成而特達於天子有成物之意故必待禮成然後附爵而通夫

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聘義曰圭璋特達德也

辨正方氏慤曰殷尚質故就之少者為大多者為次
周則以多為貴焉故玉路十有再就然郊特牲言先
路三就次路五就彼所謂五就指繼先路之次路也
此所謂七就指繼次路而又次者也顧命於革路象
路通謂之次路且自上下而下降殺以兩由一以至三
三以至五五以至七固其理也以周路之有五則殷
路固不止於三矣徐氏師曾曰圭璋瑑圭璋也長

八寸圭以享王璋以享后二王之後所用雖曰圭以馬璋以皮然皮馬不上堂是獨用也陳可大以圭璋為朝王后之玉不知諸侯朝用命圭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皆非圭璋也琥璜玉之卑者爵酒器也子男享諸侯用琥璜必待送酬爵之時獻繡若黼而將之不特達也鬼神異於人不假多重以為溫煖故單席黃叔暘乃謂此王席非鬼神而引周禮以證之然周禮王席三重祀先王酢席亦如之則非單席明矣

案周禮求牛或以為求得即用即索牛也或以為繹祭之牛舊說郊特牲謂祭天一牛以半燔柴以半正祭陸謂用兩牛夫牛人凡祭祀三字所包者廣廟祭則以求牛為繹祭之牛可也若郊祭則以享牛為正祭之牛此特牲是也求牛為燔柴所實牲體之牛求牛用而不卜享牛卜而後用必無一牛而可兩半用者舊說未確陸說自明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

大此以大為貴也

量音亮皿
命景反

正義方氏慤曰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為節自上公
至子男或以九或以五各有差此宮室以大為貴也
天子之路弓斗房皆謂之大此器皿以大為貴也尊
者之棺四重卑者止於一重槨則周於棺此棺槨以
大為貴也周官冢人以爵等為丘封之度此丘封以
大為貴也量言所容度言所至互相備也車旂之屬
謂之器不可謂之皿籩豆之屬謂之皿亦可謂之器

積土言之曰丘度土言之曰封丘必高封則不必高也

案今本此節注疏皆闕伏生大傳天子之堂廣九雉公侯七雉伯子男五雉皆三分其廣以二為內考工記言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宗廟路寢同制則宮室之量可知器皿則未聞棺槨丘封詳喪記月令

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

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

此以小為貴也

散悉旦反觶支鼓反缶方有反甒音武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

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

孔疏皆韓詩說文

五獻子男之饗禮

也

孔疏凡王饗臣及其自相饗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故知五獻是子男

壺大一石

瓦甒五斗

孔疏漢禮器制度文也此瓦甒即燕禮公尊瓦大也

缶大小未聞也

易曰尊酒簋贰用缶

孔疏今以小為貴近者小則遠者大缶在門外則大於壺矣易

坎卦六四爻辭

孔氏穎達曰案特牲云主人獻尸用角佐

食洗散以獻尸是尊者小卑者大天子諸侯及大夫
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略不具
也特牲主人獻尸用角下大夫也崔氏云特牲少牢
禮尸入舉奠解是尊者舉解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
飲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天子諸侯祭禮亡文不具
也凡饗有酒其列尊之法缶盛酒在門外壺在門內
君尊謂子男尊也瓦甒云君尊則壺缶但飲諸臣也
不云內外則陳之於堂人君面尊專惠也 方氏慤

曰獻謂獻之於尸也舉謂自舉而飲也貴賤以位言
尊卑以體言獻爵者主人獻散者佐食主人之與佐
食則有貴賤之別焉故以位言之舉觶者皇尸舉角
者主人皇尸之與主人特有尊卑之別爾故以體言
之

通論孔氏穎達曰今韓詩說爵盡也足也觶寡也飲
當寡少觶適也飲當自適也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
過也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為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

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
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以餉不得名
觴 陸氏佃曰燕禮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豈
所謂門內壺者邪公尊瓦大在尊南南上豈所謂尊
瓦甒者邪士旅食於門而兩園壺豈所謂門外缶者
邪園壺雖非缶其陳設之序則然

辨正陸氏佃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所謂尸飲
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尊者舉觶卑

者舉角者凡妥尸天子舉犖諸侯舉角則卿舉解大
夫舉角與若特牲饋食醕尸以角旅酬更以解與此
不同者蓋卑者以大為貴然則此經所言蓋天子諸
侯之儀也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
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

正義方氏慤曰天子堂階之高其尺以九為節自是
而下降殺以兩或以七或以五或以三焉凡此皆以

高為貴也

存疑周氏譔曰天子之堂九尺非周制也周之上公以九為節則天子堂以十二為節也天子諸侯皆臺門而天子門以五諸侯門以三乃其別也

辨正孔氏穎達曰天子堂九尺此周法也案考工記殷人重屋堂崇三尺鄭差之云夏高一尺故知此九尺者周法也

案階以一尺為一級孔疏足正周氏之違臺門惟在

雉門但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為別耳

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

禁大夫士櫨禁此以下為貴也

壇大丹反
櫨於據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廢猶去也櫨斯禁也謂之櫨者無

足有似於櫨或因名耳

孔疏櫨是舉名既夕禮云設
櫨於東堂下注櫨今之舉也

制如令大木舉上有四周下無足令大夫斯禁亦無
足似木舉之櫨周公制禮或因名此斯禁為櫨耳故
少牢司宮尊兩甒於房戶之間同
櫨是周公時已名斯禁為櫨也

大夫用斯禁士用

禁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

孔氏穎達曰

初則燔柴於泰壇燔柴訖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此周法也櫨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菱荈華為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荈華為飾刻其足為褰帷之形也 又曰廢禁者廢去其禁司尊彝鬱鬯之尊用舟以承之其犧象等六尊皆無用舟又燕禮諸侯之法瓦大兩有豐是無禁也 方氏慤曰有足為禁無足為櫨有足則高無足則下此主以下為貴於

大夫用櫨至廢禁則又下矣故天子諸侯之尊如此
通論孔氏穎達曰案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櫨則斯禁
也案鄉飲酒兩壺斯禁是大夫用斯禁也玉藻云士
用禁又士冠禮士昏禮承尊皆用禁是士用禁也案
鄉射是士禮而用斯禁者以禮樂賢從大夫也特牲
是亦士禮而云櫨禁在東序者鄭注云祭尚厭飫故
得與大夫同也方氏慤曰祭天之禮謂之至敬下
言至敬無文是也壇待人為高非體之自然也故埽

除其地以致其潔也郊特牲所謂埽地而祭於其質
也是矣 陳氏祥道曰於雖差異於禁而鄉飲酒禮
亦謂之斯禁蓋天子諸侯之尊有罍有舟謂雷動以
時則有鼓物之利否則有害物之災舟善操之則有
載濟之利否則有覆溺之患所以為戒也大夫士之
尊命之禁所以禁之也德尊者有戒而無禁德卑者
戒而又禁之此天下所以無彝酒之過矣

存疑孔氏穎達曰至敬不壇埽地而祭者此謂祭五

方之天

辨正陳氏祥道曰周官小宗伯之職言兆五帝四望
四類又言兆山川丘陵墳衍不言兆昊天蓋有兆域
則有壇無兆域則不壇不壇於外所以示其至敬於
內也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
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
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

黼音甫黻音弗纁許
云反藻本又作瑤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祭冕服也 孔氏穎達曰人君

因天之文章以表於德德多則文備故天子龍袞諸
侯以下文稍少也十二謂旒數也 陳氏祥道曰此

經主以文為貴故於天子不言大裘曰龍袞而已諸
侯德貴乎能斷故言黼卿大夫德貴乎能辨故舉黻
士之服止於玄衣纁裳則質而已衣正色天子至士
皆玄衣裳間色天子至士皆纁裳所異者特繡績之
功或多或寡或有或無而已

存疑孔氏穎達曰周家旒數隨命數士但爵弁無旒
此亦似夏殷禮

辨正熊氏安生曰周諸侯九章七章其中有黼孤希
冕而下其中有黻詩采菽篇云玄衮及黼終南篇云
黻衣繡裳特言黼黻即周法無嫌 方氏慤曰言朱
綠與言君朱綠帶同義

案天子上士玄冕則三旒孔謂士爵弁無旒未然
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

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鼐禪杓此以素為貴也

字琢

又作瑑文轉反大羹之大音泰和胡臥反越音活犧鄭素何反今如字鼐莫歷反禪章善反又市戰反杓

市約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琢當為篆字之誤也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鼐或作幕禪木白理也孔氏穎達曰至敬謂敬之至極祭天服用大裘是無文也父黨謂父之族黨事之無有折旋揖讓之容大圭天子朝日月之圭尚質故無琢桓蒲之

文大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大古初變腥但煮肉

而飲其汁未知調和後人祭既重古但盛肉汁謂之

大羹大路殷祭天車也越席蒲席也祭天質素故素

車蒲席疏麤也霏覆也霏人云祭祀以疏布巾霏八

尊以疏布天地之神尚質也貴素故用白理木為杓

陸氏佃曰凡木不飾為櫛櫛櫛杓是也若龍勺

疏勺蒲勺則於杓加飾矣 陳氏祥道曰至敬無文

篤於誠也父黨無容篤於愛也以不琢而謂之大圭

則羹不和謂之大羹路不飾謂之大路以其道之所
寓而非功之所致也八尊所以祭天地故尚質六彝
所以祭家廟故尚文則疏布之所罽唯尊而已 陳
氏澔曰大羹大古之羹後王存古禮故設之亦尚玄
酒之意

存疑孔氏穎達曰犧尊先儒云刺尊為犧牛之形鄭
云畫尊為鳳羽婆娑然櫛杓鄭注周禮祭天爵用白
木不用玉也 陳氏澔曰杓沃盥之具

案周禮冪人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
彝疏云祭天無裸惟有五齊三酒實於八尊是祭天
惟用八尊故惟疏布冪賈疏祭天亦有秬鬯之彝以
疏布冪宗廟亦有八尊以畫布冪是辨文素但在冪
也郊特牲云器用陶匏者蓋尊用陶爵用匏也彝尊
皆盛酒器灌取彝中鬱鬯之酒實之於瓚而灌之若
王用圭瓚后用璋瓚是已獻取尊中五齊之酒實之
於爵若王用玉爵后用瑤爵是已其於祭天而盛以

瓦尊獻以匏爵又何疑焉犧尊之制惟聶崇義畫牛
尊腹之圖近之先鄭云飾以翠羽後鄭讀莎畫為鳳
羽王氏肅云刻為獸形阮諶圖畫為牛象南史盜發
齊景公墓得二犧尊分其首以受酒合之為全牛此
皆未足據者也禪杓孔疏不用玉爵是以禪為爵非
杓矣且與匏爵有違陳謂沃盥之具與上不類惟陸
說近之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

言稱也

殺所戒反又所例反下而殺同稱尺證反下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省察也不同言異也 孔氏穎達

曰引孔子語證上諸事禮既所趣不同不察則禮道無由可知不豐者應少不可多不殺者應多不可少也 陳氏澠曰禮各有當然之則豐則踰殺則不及惟稱之為善

案此一章承上禮之稱而詳言之蓋能稱則歸於順合於體協於宜雖未及時之化而亦不背於時矣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
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
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
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
君子慎其獨也

詡况矩反樂五
孝反致直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外心用心於外其德在表也詡猶
普也徧也發猶見也樂多其外見也內心用心於內
其德在內也致致密也萬物皆天所生孰可奉薦以

稱其德少其牲物致誠慤也 孔氏穎達曰外心謂

起自朝廷廣及九州四海德發揚詡萬物以下解心
在外義言宜發揚其德普遍萬物也大理物博者言
理萬物之事廣博如此故樂得其禮迹發見於外也
內心謂不使外迹章著也德產之致也精微以下解
心在內義既無物可稱則宜少外多內也是其外迹
豈得不貴少乎 方氏慤曰心一而已以示禮於外
故有外心體禮於內故有內心 馬氏晞孟曰言貴

多則曰大曰高曰文在其中言貴少則曰小曰下曰素在其中樂其發者樂其德之發於外也慎其獨者身致其誠而已

存疑孔氏穎達曰王者居四海之上宜為四海所畏服故禮須自厚顯德於外亦以接物君子則天子也一云識禮道者

案外心心見乎外所謂英華發外也内心心主乎中所謂美在其中也天地之德發揚於外生物之理盛

大有以鼓動萬物而物之生者博所謂顯諸仁然其
所以致此則甚精微而不可見所謂藏諸用也君子
知不備物不足以稱天地發揚之德即備物亦不足
稱天地精微之德故樂其發則禮之周流洋溢與天
地之發揚同用慎其獨則禮之收斂謹密與天地之
精微同體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內外之殊而總之一
心所以或用多或用少歸於稱而已或謂貴多是季
秋大饗貴少是冬至圜丘或謂貴多是制禮主於備

物貴少是行禮主於存誠季秋冬至分多少無據且豈有制之者豐而行之者嗇乎蓋此心字固屬君子之心然推而上之即可見天地之心鄭氏以德字屬天地此正度越諸儒處特以內心為祭天少其牲物於義不該然亦舉其禮之最大者以見義耳不當舉此為詬厲也至孔氏以外心專屬王者豈王者以備物自厚遂能使四海畏服乎義尤謬矣

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

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樂音洛

正義孔氏穎達曰內之為尊者解內心內極敬慎而至理為尊也外之為樂者解外心接物須廣大故外極繁富而事可樂也極心於內故內以少為貴極禮迹於表故外以多為美也是故先王制禮多少乃異而以有稱為禮也 陳氏澣曰尊如尊德性之尊恭敬奉持之意

案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內外多少自合其宜所謂

聲為律身為度也由此制禮以理萬物其多少皆可為萬世則而人曰此先王之禮不可多不可寡矣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饗

大音

泰匹士王本作匹熊本作正攘如羊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子謂大夫以上 孔氏穎達曰

此一節說禮既須稱中則得禮僭則盜竊諸侯大夫

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大牢

案少牢此諸侯之大夫禮若天子之

大夫常祭

匹士士也

庾氏曰士微賤不得特使為介乃行故謂之匹白虎通云匹偶

也與其妻偶故
云匹夫匹婦

士常祭特豚遣奠卒哭祔加一等少

牢 馬氏晞孟曰天子諸侯卿大夫位尊其禮可以
致隆故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此
大牢而祭謂之禮也攘者非其有而取之也 陳氏
澔曰謂之禮稱也謂之攘不稱也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

鏤力豆反簋
音軌紘音宏

稅章悅反依
字當作掇

正義鄭氏康成曰濫亦盜竊也鏤簋謂刻而飾之大

夫刺為龜耳

孔疏案少牢敦皆南首鄭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器象龜周之禮飾器

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也龜簋聲相近故知刺為龜也

諸侯飾以象

孔疏燕禮有象觚

天子飾以玉

孔疏案周禮九嬪云贊玉璽玉府云共王之服玉

朱紘天子冕

之紘也諸侯青組紘

孔疏此祭義文

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

孔疏案士冠禮緇組紘纁邊是士也天子諸侯用純大夫當雜故宜與士同也

栊謂之節梁

上楹謂之栊

孔疏此釋宮文

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棧

孔疏

此禮緯含文嘉文達棧謂斷為四棧以達兩端首本斷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屋頭相應

諸侯斲

而斲之天子加密石焉

孔疏莊二十四年穀梁傳文云大夫斲之士斲本與此小

異大意
略同

無畫山藻之禮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奢而

失禮之事簋黍稷器也紃用組為之從下屈而上屬
之於兩旁垂餘為纓鏤簋朱紃是天子之飾而管仲
僭為之山節刺柱頭為斗栱形如山也藻稅者謂畫
梁上侏儒柱為藻文也此天子廟飾而管仲僭為之
也 方氏慤曰濫者溢而無所制之謂也雜記所謂
難為上者以此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

為隘矣

滌又作浼戶管反濯直角反朝直遙反隘本又作阨於賣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隘猶狹陋也祀不以少牢與無田

者同

孔疏與無田之士同無田大夫猶用羔羊也

不盈禮也大夫士有田

則祭無田則薦滌衣濯冠儉不務新言二大夫皆非

也孔氏穎達曰此論儉而不中禮非稱之事大夫

祭用少牢士用特豚而平仲令用豚豚又過小必言

肩者周人貴肩也肩在俎今云豆喻其小假豆言之

也方氏慤曰隘者陋而無所容之謂雜記所謂難

為下者以此

通論陳氏澂曰上言不豐不殺此舉管晏之事以明之管仲豐而不稱晏子殺而不稱者也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正義鄭氏康成曰紀絲縷之數有紀我我知禮者也

孔疏知非孔子自我者君子務在謙光故也

克勝也

孔氏穎達曰戰克

祭受福者又引郊特牲語結稱也蓋得其道者不多

不少隨而稱當解所以戰勝而祭受福也 方氏慤
曰紀一定則衆目各有條理故紀散而衆亂此君子
之行禮所以不可不慎也祭義曰致物用以立民紀
是矣順以使衆故戰則克誠以事神故祭則受福
通論孔氏穎達曰此無戰事而言戰者以郊特牲二
句相連故合引之也且彼因祭之田臘而教戰選兵
祭有戰事

案君子樂其發而分未嘗不嚴故多不濫君子慎其

獨而禮未嘗不盡故少不隘若管仲之濫不免於攘

即平仲之隘亦未合於禮夫禮之多少大小高下文

質皆以示民有常上失其義理則禮無文而不行矣

何以使外諧而內無怨哉家語我戰則克與上不豐

不殺相屬又有故曰字鄭孔以為非孔子自我是也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

肥大薦不美多品

麾毀皮反蚤音早葆音保又保毛反本又作保

正義鄭氏康成曰祈求也祭祀不為求福也詩云自

求多福福由已耳麾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為

快也齊人所善曰麾葆大謂器幣葆之言褒也嘉事

之祭致夫人是也

孔疏案桓三年齊侯使仲年來聘致夫人於時公取文姜三月廟見

也故禮宜告見於先祖耳不善之而祭

孔疏人年二十成人自宜冠三

十嗣世自宜昏若無親者昏三月祭以告廟冠畢

不

貴肥大美多品禮之義有以小少為貴也 孔氏穎

達曰此論祭祀之事依禮而行不樂華美也祭以存

親耳非謂就親祈福報周禮六祈非禮之常也蚤謂

先時也孝子感霜露應心而思親思親而宜祭不以霜露未至而先時早設為快也

案不祈不麾蚤凡祭皆然不專指宗廟

祿者褒也褒崇高之稱也祭之器幣大小長短自有常宜幣通丈八尺豆盛四升不以貴者貪高大為之也嘉事冠昏也郊牛鬴栗宗廟角握社稷尺各有所宜不必須並及肥大也薦祭品味宜有其定不以多為美故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多也

通論方氏慤曰祭祀不祈無私禱也有所祈凡以為

民而已若噫嘻之祈上帝載芟之祈社稷不麾蚤者
不先時也周官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祭
義言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非不先時也蓋慮
事具物不可以不先時及其行事則貴其時而已故
經言祭則觀其敬而時也左傳言奉牲以告曰博碩
肥腍曲禮言犧牛肥牛則牲非不肥大也為其禮苟
不至徒及肥大則儀不及物故也祭統言苟可薦者
莫不咸在郊特牲言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則薦

非無多品也為其誠苟不至而美多品則以美沒禮故也

餘論孔氏穎達曰案鄭發墨守云孝子祭祀雖致其誠信與其忠敬而祝尸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若此則祭祀內盡已心外亦有祈福之義也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

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父音甫綦左傳作忌燔音

煩又芳云反奧依鄭作爨
七亂反盛音成瓶步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文仲魯公子彊之曾孫臧孫辰也
莊文之間為大夫於時為賢是以非之不正禮也文
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
弗綦為宗人之為也奧當為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
尸卒食而祭饔饔饔也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
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

燔柴失之矣 孔氏穎達曰閔公僖公俱是莊公之

子閔嫡而少僖庶而大莊公死而立閔為君僖時為
臣閔少而死後乃立僖僖死子文公立時弗綦為宗
伯典禮佞文公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以閔置僖下
是臣在君上為逆亂昭穆文仲不能諫止故為不知
禮祭爨神言其有功於人人得飲食故祭報之弗綦
謂是火神燔柴祭之文仲又不能諫止又為不知禮
爨者是老婦之祭其祭卑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

賤若此何得燔柴祭之故鄭注謂奧當為爨也祝融
并奧及爨三者不同祝融乃古火官之長五祀之神
祀於郊奧者正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
俎及籩豆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奧爨者宗廟祭後直
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

案疏所辨三者甚明或以先炊為古之燧皇如

神農之為先嗇則更尊於祝融矣何得卑之或謂婦人主中饋故婦之老者主竈之祭則古未有使婦人
主祭者亦非

周氏諝曰先炊之有祭猶牧之有先牧嗇

之有先嗇也

存疑方氏慤曰祀竈於奧配以先炊故謂之老婦之祭胡氏銓曰祭竈先薦於奧有主有尸周時特牲迎尸如宗廟之儀但無燔柴耳鄭以為爨誤矣

案家語奧字作竈字方氏胡氏奧讀如字而謂祭竈於奧則一字當讀竈又讀奧恐無是理又考祀竈禮無盛於盆尊於瓶之儀而儀禮饔饍饔饍之祭但用黍肉無籩豆俎則於此經正合未可據以駁鄭也至應氏謂僖公死未久既升僖公之祀於上又即其所

居之奧而焚牲以祭則是於僖公之寢奧燔柴祭僖公也尤為臆造無據蓋此章承禮之稱不可過不及而過之失尤甚於不及君子所云皆當禮而止不求過也若文仲以新鬼大而躋之祭廟爨而燔柴皆求媚而失禮甚矣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錄監生臣朱恂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四百九十八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五

禮器第十之二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

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當丁浪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猶體謂若人身體致之言至也

一謂誠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因上禮之有稱故此
以下廣明三代之禮皆由誠信乃合也人之身體髮
膚骨肉筋脈備足乃謂成人若不備便不為成人也
禮有大者謂有大及多為貴也有小者謂有小及少
為貴也有顯者謂有高及文為貴也有微者謂有素
及下為貴也大小顯微各隨其體而設禮不得當
也行禮皆須至誠猶入室須由戶室猶禮戶猶誠也
馬氏晞孟曰經禮者曲禮之總曲禮者經禮之別

陳氏澠曰體人身也先王經制大備如人體之全具矣若行禮者設施或有不當亦與不備同也大者損之小者益之揜其顯著其微是不當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經禮謂周禮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禮篇多亡本數未聞辨正朱子曰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呂與叔云

經便是常行底緯便是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有變緯中亦自有常有變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正義鄭氏康成曰竭情盡慎謂以少小下素為貴也美而文謂以多大高文為貴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若順也

辨正陳氏澹曰若語辭

案有美而文則所易於不足者誠耳上句兼言敬此句專言誠重禮本也蓋非慎其獨何以能樂其發非有忠信禮之本何以能行義理禮之文哉故此篇似廣言義理禮之文而意實注重忠信禮之本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擯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撫也

殺去聲擯所監反又所覽反
艾也放方往反下有放必放

同不致本或作
不至撫之石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直而行若始死哭踊無節也

孔疏直順

已之天性而行方氏慤曰若凶事不詔至敬無文皆是

曲而殺若父在為母期

也

方氏曰若君燕不以卿為賓亦是

經而等若天子下至士庶人為

父母三年

孔疏經常也天子至士庶尊卑有異而服其父母貴賤一同方氏曰男昏女嫁亦

是討猶去也順而討若天子以十二公以九侯伯以

七子男以五為節

孔疏順序而稍去之

擯之言芟也謂芟殺有

所與也擯而播若祭者貴賤皆有所得不使虛也

孔疏

謂君祭而臣助祭下至胞翟悉有所得

推而進若王者之後得用天子

之禮

方氏曰若兄弟之子猶子亦是

放而文若天子之服象日月以

至黼黻放而不致若諸侯自山龍以下

孔疏放法而不至極

順

而撫若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

孔疏士卑不嫌是拾君之禮而用之

孔氏穎達曰此經廣明禮意不同播布也放法也

存異項氏安世曰此章凡九條皆以反對爲文獨經而等無反對者則外八條皆變而不同即此一條之反對也順而討自與順而撫爲對討去也撫取也順而去謂自下而上每等減去以去爲順此以多爲貴

者也順而取謂自上而下每等取加以加為順此以少為貴者也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正義鄭氏康成曰一也者俱趨誠也言所尚雖異禮則相因耳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孔氏穎達曰此廣明三代損益不同方氏慤曰三代之禮所異者迹所同者道故曰民共由之迹之相變雖或有異道之相因未

始不同故其言如此

存疑鄭氏康成曰素謂殷尚白青謂夏尚黑秦趙高
變亂名實以青爲黑黑爲黃今語猶存 王氏肅曰

舜尚青 方氏慤曰青言文素言質天地之文始於
春質始於秋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

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釀與

侑音又鄭云或作固

陸云或作宥武鄭讀無釀其庶反又其約反與音餘

正義鄭氏康成曰武當為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

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就養無方

孔疏宗廟之中禮主

於孝若子事父母

此亦周所因於殷也夏禮尸有事乃坐殷

無事猶坐周旅酬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

旅合錢飲酒為釀

孔疏曾子引世事証周禮旅酬

旅酬相酌似之也

孔疏凡斂錢飲酒必令平徧與次序旅酬相似

王居明堂禮仲秋乃命國釀

孔氏穎達曰此論三代尸禮不同殷人坐尸周因

坐之詔告也侑勸也其禮亦然者謂周禮坐尸及詔

侑無方之禮皆因於殷禮故云亦然其用至誠之道
一也夏禮質言尸是人人不可久坐神坐故惟飲食
時暫坐非飲食則尸倚立以至祭竟也殷因夏禮而
損其不坐之禮益爲常坐之法周又因殷而益之更
相次序以酬也旅酬六尸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於
太祖后稷廟中次序以酬也大祫多主惟云六尸者
毀廟無尸但有主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據特牲少牢詔侑皆祝謂人有方

自確據周禮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謂凡祝皆得詔侑不定一人陸氏佃曰案周九廟而旅酬六尸則旅酬蓋言成康之世而文武親未盡猶在七廟之數蓋以時祭何必大禘

案無方言詔侑之無有定所非謂勸侑之人不定一人也又案書言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禮王制言天子七廟祭法言王立七廟諸經無言九廟者蓋大祖

廟一居中其昭穆功德廟二親廟四親廟遞遷惟功德二廟不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不聞曰七廟之外可以觀德如劉歆九廟之說也又鄭氏述逸禘祫禮云禘祫昭穆各用一尸蓋時祫大祖不與旅酬故惟旅酬六尸即大禘祫羣祧咸在而羣祧總統於文武之二尸則亦惟旅酬六尸是六尸時祫大祫一也趙匡謂大禘四親廟尸不與如所自出一尸則當四尸牛氏謂大祫加先公二尸先王二尸則十一尸

於經皆無據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

燔一獻孰

燔似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近人情者褻而遠之者敬郊祭天

也一獻祭羣小祀也

孔疏大宗伯祭羣小祀則玄冕宜一獻也

燔沈肉於

湯也血腥燔孰遠近備古今也

孔疏血為遠腥次之燔稍近孰最近遠者

為古近者為今一祭之中兼有此事故云備古今也

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

祀孰而已

孔氏穎達曰此論禮以尊遠為敬近人

情為褻近人情者若一獻孰飲食也既近人情非是敬之至極血於人最遠故郊薦血以為極敬也腥生肉去人情稍近燔更漸近孰最褻近矣

通論皇氏侃曰此據設之先後郊則先設血後設腥與燔孰其祭天皆然大饗之時血與腥同時俱薦當朝事迎尸於戶外薦血腥也其宗廟之祭皆然三獻之祭血腥與燔一時同薦凡薦燔之時皆在薦腥之後但社稷五祀初祭降神之時已埋血宗伯之文是

也至正祭薦爛之時又薦血此文是也若羣小祀之屬唯有薦孰無血腥爛也以其神卑故耳先薦者設之在前後進者設之居後孔氏穎達曰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之時皆有血有腥有爛有孰此云郊血是郊有血也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是三獻有血也楚語云禘郊則有全烝是祭天有孰也有孰則有腥可知也宗伯云以肆獻裸饗先王是大饗有腥有孰也此云三獻爛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

祀既有血有燭明有腥有孰可知也 沈氏括曰腥

燭以鬼道接之饋食以人道接之

餘論黃氏裳曰君子事其尊而遠者以意為主事其卑而近者以物為主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我之意達之物之形氣不足與焉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則以物之氣達之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鬯辜祭四方百物則以物之形達之形氣之中先王誠意之所

寓故足以致焉然則自孰至血其去人情遠矣泰壇
之設羔羊之裘未孕之牲陶匏之器無文也無情也
無味也用血而已豈禮之至哉以寄其敬而已故必
定之以七日之戒齊之以三日之宿不御色不聽樂
不飲酒不如葷胝滌濯泣玉鬯省牲鑊奉玉盥贊幣
爵告時告備告純告潔以誠其意而乃可交於神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大饗祫祭先王也

孔疏案宗伯以肆獻裸饗先王

以下宗廟之祭凡有六饗此云大饗饗中最大故為祫也此大饗之文在郊血之下故知非大饗帝也祭

社稷五祀者以冕服差之司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毳冕子男之服子男五獻以下差之也祭社稷五祀
則希冕宜
三獻也

案周禮追饗禘也朝饗祫也禘重於祫鄭云祫大禘
小非也又三獻當作祭山林川澤如貍沈之祭是也
若社稷五祀與五嶽同為血祭則不止於三獻矣注
謂三獻為祭社稷五祀亦非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
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

已蹙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蹙本又作慙字子六反又音促類或作泮音判鄭云或作

郊宮惡音呼惡池即濤沱泰或作大相息亮反溫紆運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作猶起也已猶甚也慙慙愿貌大愿則辭不見情無由至也上帝周所郊祀之帝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類宮告

后稷也

孔疏魯人無后稷之廟今將祭天先於顓宮告后稷也

告之者將以配

天先仁也

孔疏謂將欲以后稷配天先以仁恩存偶之也

顓宮郊之學也詩

所謂顓宮也字或爲郊宮

孔疏周人立大學於東郊則天子魯侯立大學於公

宮東也小學在郊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藻則魯以小學為顓宮顓宮在郊

惡當為呼聲

之誤也呼池嘔夷并州川

孔疏此夏官職方之文案在今山西繁峙縣東由

直隸配林林名

案在今山東萊蕪縣

繫繫牲於牢也

孔疏充人云祀五帝

則繫於牢

戒散齋也宿致齋也

孔疏祭義曰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鄭注儀

禮云宿是又戒宿之言肅肅敬之義也

將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

不敢切也擯詔告道賓主者也詔或為紹 孔氏穎

達曰君子行禮非私意專輒徒起而致已情皆法天

地之道陳七介以相見申賓主之情也司儀賓至大

門外陳擯介交擯三辭畢君迎賓拜辱至大門三揖

三讓入大門主君每門讓賓三辭是三辭三讓若不

為此則大急蹙情無由達也 方氏慤曰賓主相接

而後禮行瞽相相資而後樂作則緩而不迫和而無

乖故曰溫之至也 黃氏震曰慤謂太質蹙謂太遽

徐氏師曾曰相見始於介至廟始於辭讓祭始於先牲始於繫是即所謂由始云者非如舊說由始於古後世守而行之也

案禮不貴近人情則行禮者可以為我情在於斯遂起而直致之乎蓋禮之始本於天制於聖原與人之俗情相遠如賓主相見必有介以道之又辭讓而後進不然則過慤而野過虔而躁而情反無以致矣惡池配林河岱之從祀也擯以道儀詔以達意相以治

亂歌之終步以見方舞之始祭不直告所祭而先告其所配此慎之至溫如柔色以溫之之溫擯詔有左右之勤相步協始終之節此溫之至總未有直致其情者

存疑鄭氏康成曰相步扶工也

案相謂治亂以相步謂三步見方注似未確

存異鄭氏康成曰敬非已情也所以下彼有由始有所法也

案禮出於人心自有之敬鄭謂敬非已情非是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橐鞬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鸞刀端反莞音官一音九簟徒點反橐亦作橐古老反鞬結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哭泣由中非由人也

孔疏孝子親喪痛由心發

故啼號哭泣不待外告而哀自至是反其孝性之本心也

朝廷養賢以樂樂之也

孔疏朝廷是養老之地為賢所樂故臣入門必縣興奏樂之事是反其樂朝廷之本心也

二者反

本也穗去實曰秣禹貢三百里納秣服玄酒三者
脩古也主謂本與古述而多學以本與古求之而
已孔氏穎達曰此節論禮之所設反本反其本
性脩古脩習於古由其反本脩古故不忘其初本
謂心也醴酒五齊第二酒也玄酒水也割刀今之
刀鸞刀古刀也

陳氏澹曰鸞鈴也刀鐸有鈴故名鸞刀割肉欲中其音節郊特牲云

聲和而後斷也

今刀便利古刀遲緩莞簟今之席詩云下

莞上簟乃安斯寢言其精細可以安人橐鞬除穗

粒取稗橐為郊席四時祭祀有醴酒之美而陳尊
在玄酒之下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郊祭不用
莞簟之可安而設橐鞞之粗席是皆脩古也 方
氏慤曰逐末之流而不知其所反從今之便而不
能有所脩則先王之禮意亡矣本者末之初古者
今之初反之脩之則不忘之故也本末一物欲追
還之故曰反古今異時必有損益故曰脩夫少則
得多則惑以其有主則雖多不惑故可述而多學

也

案檀弓之記凶事言相者多而此云不詔何蓋孝子之哀痛迫切原發於至性也此一章兼內外統古今見禮有其初不可忘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致之言至也極也 孔氏穎達曰

此明作事云為非禮不可內猶心也察分辨也方氏慤曰節者即物自然而為之制者也用是以觀物則萬物之情可見矣苟無節於內則所存乎已者未定何恃而觀彼哉禮者體物以致節者也由禮乃能得物之情陳氏澣曰無節於內言胸中不能通達禮之節文也觀物弗之察言雖見行禮之事不能審其得失也劉氏曰致謂極至也萬物由之各遂其性各正其命之謂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節猶驗也

孔疏外欲觀察萬物必先內有識驗之明心內

無明則外不能分辨而心不由禮則察物不能得也

案天地惟有精微之德故能發揚以詡萬物外心由
內心出也禮也者聖人以大中至正之心體天地盈
虛消息之理而有以曲成萬物者也故察物必以禮
察之乃能得不然不能察物則作事不合物理之宜
而人不敬出言不合物理之宜而人不信故曰禮者
物理之極致君子先慎其獨心乃有節於內而觀物

察鄭賈以驗訓節未確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
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
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亶亶焉

朝音潮放
上聲亶亶

亡非反徐音
尾勉勉貌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事祭祀也

孔疏左傳國之
大事在祀與戎

春秋

傳曰啓蟄而郊

孔疏建寅之月蟄
蟲啓戶郊祭天也

龍見而雩

孔疏建
巳之月

龍星昏見雩
祭天求雨也

始殺而嘗

孔疏建酉之月陰
氣始殺嘗祭宗廟

閉蟄而烝

孔疏建亥之月
烝祭宗廟

日出東方

孔疏為朝謂天子春分之日朝日於東門之外

月生

西方

孔疏為夕謂秋分之夕夕月於西門之外

冬至祭天於圜丘夏至祭

地於方澤君子愛物見天雨澤皆勉勉勸樂

孔疏天地感祭

而降雨澤天子樂之所以與天地合德

疊疊勉勉也

應氏鏞曰大事

不止於祀若動大衆興大役必順寒暑之時而為之
節為朝夕若日出而作日夕而息必因其有晝夜之
經而為之限為高若築臺觀為下若蓄陂池必因其
有高下之勢而始用其力天時雨澤蓋陽和融液仁

德流行出於天運之自然而不容止也君子感之仁
孝愛敬之心發於中而達於外者亦勉勉而不容已
焉感之而敬天則雷出地奮必達其殷薦之誠感之
而思親則雨露既濡必達其怵惕之心以至經綸於
雲雷之屯宴樂於雲天之需財成輔相於天地交泰
之時赦過宥罪於雷雨作解之日皆所以達其疊疊
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達猶皆也 孔氏穎達曰為高冬

至祭皇天大帝於圜丘之上為下夏至祭崑崙之神
於方澤之中

案物各適用之謂材孟子有達財者財與材同禮為
物之致故先王制禮必因所用之物而推極其義得
物理之宜而後行之故凡作大事必順天道之本然
與時宜之適然如為朝夕必因日月出沒之時為高
下必因山澤崇卑之勢二句舉以例其餘凡府事之
脩和皆在其內鄭專以祭祀言應氏又推而廣之二

者必相兼乃備也又注疏天降雨澤說是矣或云君子由禮故其事之所達如時雨之化物之生長疊疊不已焉其說亦得備一義附存之至皇天大帝及崑崙之神本緯書之言諸儒咸非之前卷已詳 又案此一節即天時有生地理有宜之意惟察物乃能用物也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古者將有大事必選賢誓衆重事也孔氏穎達曰先王貴尚有德之人尊崇有道之士任使有能之衆至將祭之時選舉賢能置之祭位則射以擇士是也又聚集其衆即誓戒之其有不恭則服大刑是也朱氏申曰賢謂有德有道者置用也衆謂有能者誓戒也

案上節以作事明因物之道此又以用人明因物之道德如知仁聖義中和道如孝友睦婣任恤能如禮

樂射御書數平時既尊禮而信任及將祭又舉此賢者而置之助祭之列又聚衆執事而誓之人官有能此亦其一耳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假音格至也治

直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高因高者以事地下因下者以

事也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嶽

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

馬氏晞孟曰升中心之誠於天

案王者

以安天下為心諸侯之功即王者安民之心也

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

饗帝於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鳳凰降龜龍

假者功成而太平陰陽和而致象物風雨節寒暑時

者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

孔疏尚書

八曰庶徵庶衆也徵驗也五行之氣各有所主得失皆有其驗

南面立者視朝熊

氏安生曰自其自然而言謂之天自其主宰而言謂

之帝唯聖人為能祀天享帝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
天而奉天時於此概見 彭氏絲曰鳳凰飛故言降
龜龍潛故言假風雨不可過故言節寒暑不可忒故
言時

存異鄭氏康成曰升中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
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 孔氏穎達曰因天事天因
地事地是圜丘方澤前不言感應者以未太平之時
未能感應此太平之後致祥瑞可知名山謂封禪也

太平乃封禪未太平時巡守而已 又曰升中唯泰山為之餘嶽則否五行木為雨金為暘火為燠水為寒土為風

辨正陳氏澔曰舜典柴岱宗即其禮後世封禪之說皆鄭氏祖緯書悞之

案孔氏第見言封禪者動以泰山梁甫為說故謂唯泰山為之不知虞書巡守之禮自柴望而下東西南朔皆同也又洪範以水火木金土為序而配以雨暘

燠寒風此乃以木金火水土配五庶徵盖五行家悖經之說不足訓也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壘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雷犧舊素何反今如字下同縣音元應應對之應分扶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首二句目下事也犧尊縣鼓俱在

西禮樂之器尊西也

孔疏犧尊貴於罍尊縣鼓大於應鼓而皆在西是尊西也

小

鼓謂之應犧周禮作獻君在阼人君尊東也天子諸

侯有左右房

孔疏知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以士喪禮主婦髻於室在主人西喪大記君之

喪婦人髻帶麻於房中亦當在男子之西故彼注亦云則西房也又顧命云天子有左右房此云夫人在房人云夫人東酌罍尊是西房也故云有左右房

大明日也西酌犧象象日

出東方而西行也東酌罍尊象月出西方而東行

案月

出當作月生此字誤也

周禮曰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

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

之所酢

孔疏引此見王禮與此夫人東酌罍尊不同

和之至言禮樂交乃

和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天道用教以示人聖人則

放之以為德故君立於阼以象日夫人在西房以象

月天垂日月示人以至極而為之教聖人法天之至

極而為德大射稱建鼓

案建者以木貫鼓而樹之附

此云縣鼓

案縣

者懸於

大射應鼓在大鼓之旁

案在旁以擊之便

此與大鼓

虞業

別縣謂祭與射別也罍尊夫人所酌此謂諸侯時祭所用之禮若天子之祭則罍尊在堂下故禮運云澄

酒在下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則君不酌罍也禮交動乎上者謂君與夫人酌獻之禮交相動於堂上也樂交應乎下者謂縣鼓應鼓相應在於堂下堂之上下禮樂交相應會和諧之至極也 方氏慤曰日月皆有明日本明月受日而明本明則大也月生於西揚雄所謂載魄於西是也犧象謂犧尊象尊也前言尊而不言象後言象而不言尊互相備也

案月生於西謂三日哉生明月正在西嗣後每日昏

見漸轉而東至望乃正東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卿大夫以下唯有東房故鄉飲酒鄉射尊於房戶間賓主夾之無西房也

辨正朱子曰案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也賓退負右房則大夫士亦有右房右房西房也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遽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

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道音導

其居反

知音智

正義鄭氏康成曰自由也制禮者本已所由得民心

也

孔疏若舜元由紹堯之功得民心制禮之時還本得民心之事而制禮也

作樂者緣民

所樂於已之功也舜之民樂其紹堯而作大韶湯武

之民樂其濩伐而作濩武制禮以節事動反本也

孔疏

動皆反本脩古而以禮接之

脩樂以道志勸之善也觀其禮樂則

知治亂亂者必禮慢而樂淫也蘧伯玉衛大夫名瑗

觀器而巧可知觀發而人可知禮樂亦猶是也慎所
以與人將以是觀治亂也 孔氏穎達曰前經明禮
樂相交此經更論先王制禮樂以節事道志化民治
下也禮據王業之初故云所自生樂據王業之末故
云所自成初用此禮以得民心故用民心之義以節
事宜用此樂以成王業故脩正其樂以勸道已志使
行之不倦若能以禮節事以樂道志則國治不爾則
國亂故治亂可知也下又譬喻之觀器善則知工巧

器惡則知工拙觀人發而皆中則知有知發而不中則知無知禮樂猶是也禮正而樂和則知其國治禮慢而樂淫則知其國亂也禮樂者與人相接之具君子治國謹慎其所以與人相接者將以是觀也馬氏晞孟曰禮所以約人之外故以節事樂所以和人之内故以道志然禮未嘗不在內記曰禮節民心樂未嘗不在外記曰樂和民聲合而言之則禮樂之情同也陳氏澂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禮主於報

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王者功成治定然後作樂
以文德定天下者樂文德之成以武功定天下者樂
武功之成節事為人事之儀則也道志宣其湮鬱也
君子致慎以其所關者大也故曰蓋古有是言而記
者稱之耳方氏慤曰治亂生於志而發於事禮者
事之所寓樂者志之所寓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
君子之人達言達於道也以道觀物故知其工之巧
以道觀人故知其人之知

通論張子曰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為之節文
樂統同樂吾分而已

案一代之禮樂各有所自生各有所自成其始也皆
人心之自然與補救之當然然其後又不能無弊弊
則亂生君子慎之酌其中以補偏救弊使有治無亂
而已鄭孔於其字說甚分明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
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

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
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
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
於此乎

大音泰從去聲蓋烏浪反
洞音慟屬音竹祊百彭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納牲於庭時也當用幣告神而殺
牲故君牽牲大夫以幣從也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

時

孔疏郊特牲取腍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又祭義取
腍膋之後又燭祭祭腥則腍膋所用在腥燭之前

故知血膋是
朝事時也

所制者制肝以祭於室及主

孔疏郊特
牲云詔祝

於室親割謂進牲孰體時勿勿猶勉勉也肉謂之羹是也

孔疏爾雅釋器文

道猶言也設祭之饌於堂人君禮焉

孔疏特牲

少牢皆設在與此言在堂故知人君禮也

為祊乎外明日之繹祭也謂之

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

孔疏釋宮文廟門謂之祊

其祭之禮既

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周禮曰

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孔疏引周禮證廟門之旁有室

有詩頌絲衣曰自堂徂基

孔疏引詩證繹祭在堂事尸也

於彼於此

不知神之所在也孔氏穎達曰此一節論侯伯子

男祭宗廟之事裸鬯既訖君出廟迎牲牽牲而納於庭大夫則贊佐執幣而從也殺牲既畢進血腥之時君斷制牲肝祭神於室夫人薦盞齊以獻之卿大夫從君謂制祭割牲之時命婦從夫人謂薦盞酒時洞洞質慤貌屬屬專一貌中心勉勉乎欲望神之歆饗也詔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羹肉湑也定孰肉也謂羹肉既孰將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於堂是薦孰未食

之前也三詔不同位者蓋求而未得故於三處告之也設祭謂薦腥爛之時設此所薦於堂繹祭在廟門外之西於彼乎於此乎古語有此記者引以結之

方氏慤曰朝事以神事之故制祭以腥而薦以齊饋食以人事之故割牲以孰而薦以酒然君以盞齊饋食而夫人用之於朝踐君以酒獻尸而夫人用之於饋食者禮殺於君故也牲自外至故詔於庭血毛告幽全故詔於室室比庭為幽也羹定則事以人道神

明之堂比室為明也未之得特疑其如此而已設祭於堂言正祭時為祊乎外言索祭時謂之祊者祝祭求神以此為所在之方故也 馬氏晞孟曰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是故牽牲至薦酒皆夫婦身親蒞之

存疑孔氏穎達曰侯伯子男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盞親割牲謂薦孰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酒

案孔氏因記言夫人不言君故以君不獻言之據祭

統尸飲五疏謂侯伯七獻朝踐饋食各一獻食畢醑尸三獻合二灌而七子男五獻惟二灌及醑尸三獻此記兩言夫人適合侯伯一獻之數故疏為此說此無論一獻之說於經無據即使禮應一獻亦止當君獻而夫人不獻豈有君不獻而夫人獨獻之理况記特大概言之又何所據而斷為侯伯且據彼疏子男并無朝踐饋食之獻烏得合侯伯子男為說耶

存異周氏諤曰先王制禮莫詳於別嫌祭祀賓客之

事而君與夫人共行事於羣執事之中可乎周官之法后不與事則宗伯攝行此篇所謂君在阼夫人在房君制祭夫人薦盞之類豈非攝行者乎

案事神備外內之官則君與夫人致祭禮也周初去古風俗人心尚淳故祭不嫌然王后有三夫人世婦以下以備內官夫人亦有世婦以下以備內官非卿大夫為后夫人執事也至後世而諸侯相饗廢夫人之禮矣然廟祭未嘗廢夫人之禮也周官所云攝后

夫人有故耳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正義方氏慤曰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禮有隆殺故數有多寡此獻所以有一三五七之異也四望山川地道故言察先公人道故言神惡其褻故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一獻祭羣小祀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也五獻祭四望山川也七獻祭先公也孔氏頴達曰羣小祀最卑其禮質略社稷五祀稍尊比羣小

祀禮儀為文飾四望山川其神既尊神靈明察先公之廟禮又轉尊神靈尊重也案周禮司服職玄冕一章祭羣小祀希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毳冕五章祀四望山川鷩冕七章享先公故鄭知獻數亦然也陳氏祥道曰社稷之所主止於利人故服粉米以稱之辨正陳氏祥道曰周禮大祀次祀小祀見於肆師大祭中祭小祭見於酒正大宗伯所辨天地五帝先王之類大祀也社稷五祀五嶽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

之類小祀也大祀獻多小祀獻寡則社稷所獻宜加於山川也先王祭服各有象數則希冕三章以祭社稷者非卑之於山川以獻數不繫於服章也賓客之禮士一獻卿大夫三獻子男五獻侯伯七獻上公九獻而王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諸侯長十有再獻皆服鷩冕七章而已孰謂獻數必繫於服章哉鄭氏以三獻為祭社稷五祀五獻為祭四望山川誤矣一獻孰則於人情為近故曰質三獻燭知於人情漸遠

故曰文三獻燭則五獻其血乎禮所謂血祭社稷是也

案此節總以起下大饗其所謂獻數亦泛舉之耳鄭必求其神以實之鑒矣中庸言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無緣於先公止七獻也五嶽視三公安知非九獻四瀆視諸侯安知非七獻而必曰四望山川五獻與獻數之不繫於章服陳氏之辨晰焉而社稷五祀之為五獻於禮雖無明文以大宗伯地示之祭考之則

社稷五祀與五嶽同為血祭其不止於三獻可知辨
正已見前一獻孰節 又案司服職衮冕九章鷩冕
七章毳冕五章以饗先王先公及四望山川差次而
下皆自文而漸趨於質也社稷為土穀之神則彌近
質矣故祭社稷以希冕三章陳氏謂其所主止於利
人故服粉米以稱之殊未確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
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

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續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事與之與音餘腊音昔內音納見賢遍反續音曠綿也肆注作

陔古來反今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牲魚腊籩豆之薦此諸侯所獻內金內之庭實先設之金從革性和荆揚二州貢金

三品

孔疏金三品禹貢文

束帛加璧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於

玉比德焉

孔疏鄭知行事之時所執覲禮文也

龜知事情者陳於庭在

前荊州納錫大龜又荊州貢金金炤物故云見情金

有兩義先入後設

孔疏內金示和是先入陳在龜後是後設故鄭云兩義也

丹漆

絲纊竹箭萬民皆有此物荊州貢丹兗州貢漆絲豫

州貢纊揚州貢篠簜

孔疏荊州四句皆禹貢文

其餘謂九州之外

夷服鎮服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外謂蕃國世一見

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其出也謂諸侯之賓禮畢而出

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為陔夏

孔疏大司樂之文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

夏此經是助祭之後無算爵禮畢客醉而出宜奏陔夏故燕禮大射賓出奏陔夏明不失禮也

孔

氏穎達曰此明天子大饗諸侯各貢其方物奉助祭之禮諸侯雖有祫祭不可致九州之物唯王者乃然故云其王事與周氏諡曰備四海九州之美味者示其得四海九州之懽心也薦四時之和氣者示其能贊於天地也方氏慤曰司服以九章之袞冕享先王則大饗為九獻矣三牲牛羊豕也魚腊薨魚也三牲魚腊天產也天產所以作陰德故曰美味盖味為陰也籩豆之薦地產也地產所以作陽德故曰和

氣蓋氣為陽也 陳氏祥道曰帛陰物也君子所以

示財璧陽物也君子所以比德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此龜為前列其先知者也柔而能順溫而能和者金也此金次之所以見情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大饗謂盛其饌與貢祫祭先王也

孔疏以有三牲魚腊則非祭天以內金和庭實又非饗賓享賓時無此庭實故也知非朝而貢者以朝而貢物不名大饗孝經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故知是祫也 案說見前大饗腥下

案此所重在合萬國之歡故惟舉賓出言也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祀帝於郊就而祭之不敢致也仁恩也父子主恩也喪禮謂泣踊袒襲備服器謂小斂大斂之衣服葬之明器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者言禮有節於內可以觀也孔氏穎達曰此總明祭祀喪賓客之等天尊彌遠祭之宜極盡於敬宗廟主親

祭之必極盡於仁愛君子欲觀其人行仁義之道必須用禮為其本若行合於禮則有仁義也不言忠敬者舉仁義則忠敬可知也 方氏慤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然祭莫重於天故為敬之至無所不用其仁然孝莫大於寧神故為仁之至 馬氏晞孟曰喪主乎哀先王為之禮而盡心於死者三日而歛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故曰忠之至也賓客之交必以幣表記所謂無辭不相

接無禮不相見皆禮之所宜故為義之至禮生於仁義而曰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者宗廟之祭禮也仁在其中賓客之用幣亦禮也義在其中 陳氏澔曰祭天之禮簡素至敬無文所以為敬之至仁之實事親是也事亡如事存所以為仁之至朝聘燕享幣有常用故幣帛篚筐將其厚意義義之至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用幣謂來賻賵 彭氏絳曰備服與器凡祭皆然不獨喪禮

案首二句言祭禮次二句言喪禮末句言賓禮彭氏
絲以備服器總承郊廟喪則郊用陶匏器有不備不
如鄭注指喪為當而鄭以用幣亦粘喪禮則又不如
馬氏陳氏泛以賓禮言為允也此章廣言用物之宜
以盡義理禮之文之說而末一節則欲人由禮之文
以深探其本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
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和戶
卧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道猶由也從也 孔氏穎達曰前
言觀仁義之道禮為其本此明學禮之人須有忠信
甘為衆味之本不偏主一味故得受五味之和白是
五色之本不偏主一色故得受五色之采舉此二物
喻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也蓋質素為本不有雜行故
可以學禮其人即忠信之人也 陳氏澠曰人無忠
信則每事虛偽禮不可以虛偽行

案前既廣言義理禮之文此一章復歸本忠信見必

本立而文乃行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誦詩三百喻習多言而不學禮也
大旅祭五帝饗帝祭天毋輕議禮謂若誦詩者不可以強言禮
孔氏穎達曰一獻祭羣小祀不學禮則不能行大旅是總祭五帝天人道隔其禮轉難大旅

又不如郊為祭天之備典瑞云四圭有邸祀天旅上帝是祀天重於旅帝徐氏師曾曰周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旅以祈取衆之義不若南郊饗帝之專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大饗謂祫祭宗廟其禮又繁

案一獻質三獻文至大饗王事極文之至然足以大饗不足以大旅至大旅具文質之中然猶不足以饗帝而饗帝則又用質也文為貴乎質為貴乎議禮者

可輕乎引此以深明義理禮之文忠信禮之本缺一不可而自微而鉅必盡義理之文反本歸源尤重忠信之本也或謂鄭注樂記一獻士飲酒禮孔引大行人謂獻數依命數天子諸侯之士同一獻又昏義舅姑饗婦以一獻之禮又左傳鄭伯享趙孟趙孟欲一獻則一獻不專羣小祀仲尼燕居曰大饗有四其下所陳兩君相見禮則大饗不專祫祭先王書曰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論語季氏旅於泰山皆祭

山川則旅非祭五帝以相難然本篇前有一獻質至大饗其王事之文此下與饗帝相接則此獻饗斷以祭祀言不當以賓禮汨而亂之也又書論語言旅不言大此亦分大饗與饗帝為二則又安得以旅混大旅以大饗混饗帝乎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閭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

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

知禮乎

跛彼義反與音預朝音潮

正義鄭氏康成曰宰治邑吏也

案此當是家臣之長

季氏祭謂

舊時也倦怠以其久也偏任為跛依物為倚室事祭

時堂事儻尸

孔氏穎達曰前經既明禮之為重故

記者引子路能行禮之事逮及也室事謂正祭之時

事尸在室外人將饌至戶內人於戶受饌設於尸前

相交承接在於戶也堂事正祭後儻尸之時事尸於

堂堂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之人於階受取是交乎
階也質正也晏晚也正明始行事朝正向晚禮畢而
退言敬而能速也許其知禮者禮從宜寧略而敬不
可煩而怠也 陳氏澠曰闇昧爽以前也 方氏慤
曰子路雖不必合於先王之文然知禮之意且能救
時之弊孔子所以善之

存疑方氏慤曰室事若毛血詔於室之類堂事若羹
定詔於堂之類執事者內外異位乃以內而交乎外

上下異等乃以上而交乎下則尤易為力矣宜乎質

明而行晏朝而退也

案大夫正祭惟事尸於室至儼尸乃於堂故凡禮所云坐尸於

堂設祭於堂羹定詔於堂皆人君正祭禮而方氏乃援以釋此堂事交乎階混甚宋元諸儒說禮多類此故存其說而辨之

案子路忠信人也故以此結之通篇以大備盛德起以子路知禮終見所貴乎禮者以義理禮之文足以釋去回邪而增益其忠信之美質耳非以繁文喪其忠信之質更以僭濫入於回邪也用意深遠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錄監生臣范梈